

· 史料集珍 ·

## 民国《越风》杂志“二陵谈荟”专栏介绍(二)<sup>\*</sup>

张田田<sup>\*\*</sup>

笔者曾在《法律文化论丛》(第7辑)中介绍过《越风》杂志“二陵谈荟”栏目,专栏作者曾任官法部,眼光独到,专栏涉及晚清修律、官制改革,以及刑部堂司、御史等京官与督抚大员等事迹。此前整理的是《越风》第一卷第16~19期的“二陵谈荟”文章,<sup>①</sup>其中多见法制史料,如第16期的刑部办秋审李马氏虐毙养女案失出、<sup>②</sup>太监崔三在南城外因赌博殴人致伤案,第18期述宗室诉讼改革“会府府会”旧制、修订法律馆事等。此次再整理《越风》第一卷第20期“辛亥革命纪念特号”(1936年10月10日出版)<sup>③</sup>的“二陵谈荟”栏目《清室灭亡之前夜》特稿一篇。<sup>④</sup>

20.1 辛亥八月十九日,武昌义旗一举,霹雳青天,震动全国,清廷之张皇失措,

\* 沈阳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“清代案例中的法律文化研究”阶段性成果。

\*\* 张田田,沈阳师范大学讲师,法学博士,硕士研究生导师。

① 根据广陵书社编辑部说明:《越风》,黄萍荪主编,文史掌故类刊物,绍兴越风社主办。1935年10月于杭州创刊,第一卷为半月刊,共出24期。自第二卷开始改为月刊,出至1937年4月第四期停刊。黄萍荪主编:《越风》,广陵书社2010年影印。“二陵谈荟”专栏,可见其发表时间在20世纪30年代,连载情况,自第一卷第十六期起,每期均有,直至停刊。

② 对该材料的利用,如拙作“末世刑章细羽毛:吉同钧‘朝审失出’事考——从陕派律学家事迹看晚清司法(一)”收入霍存福教授主编《法律文化论丛》第五辑,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,第115~120页。此前亦曾提交于2016年5月在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承办的第二届近代法律史论坛——“近代法律人的世界”学术研讨会并现场汇报,感谢龚汝富教授、韩策老师等与会专家的点评与建议。

③ 特号为叶恭绰题。封面语为:“二十五年前的今日,吾人与满洲民族搏斗!为什么?为争取自由平等!二十五年后的今日,吾人为列强帝国主义搏斗!为什么?为争取自由平等!”这正体现了《越风》办刊呼应国难、革命与民族主义等社会主题并试图“借古讽今”的意义,学者指出,《越风》有一定的国民党当局“官方‘赞助’,所以会推出‘辛亥革命’的纪念特刊,这也不足为奇,值得注意的是,在宣传‘革命’的同时,《越风》并未忘记对‘国难’的强调”。其封面语便出自主编黄萍荪所作卷首语《不入目录篇》。参见韩晗“‘越风东南清’——重读《越风》杂志及相关史料考辨”,载《辽宁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2011年第6期。《越风》第20期内收蔡元培(《辛亥那一年》)、柳亚子(《辛亥光复忆语》)、冯自由(《武昌起义前后之余与黄克强先生》)及徐一士、徐凌霄等多位名士撰稿。

④ 《越风》,广陵书社2010年影印,第770页。分段与序号为整理时添加。

颇为识者所窃笑,知其国祚之不永矣。是年组织内阁,改尚书为大臣,毓朗、徐世昌为协理大臣,奕劻兼管外务部,载泽为财政,载洵为海军,载涛为军务府(即参谋部),溥伦为工商各大臣,善耆原民政部尚书以其接近民党,改为理藩大臣(理藩部改民国后改为蒙藏院),而以桂春代之。一时论者谓桂春系奕劻之侄婿,虽无从证实,而以奕劻之纳贿营私论之,或属不诬。桂春之举动轻率,毫无常识,举其一二可见一斑。

20.2 是年考试留学生,有戴翼辉者,其籍贯不甚记忆,到京后甄录试已过,在寓专候廷试,时学生分二试:一甄录试,一廷试,忽被警厅捕去,送法部交地方审判厅审讯,谓其勾通乱党,图谋不轨云。经审判厅再三审问,毫无头绪,经法部咨询民政部,何所根据,民政部咨复据江苏海州知州邮呈,并将原呈咨该部,以备研讯。原呈所云,支离荒唐之句,不胜枚举,即就其官衔而论,为“钦加四品衔赏戴花翎特授海州正堂某,谨呈部堂大阁人下,”相告示,又相小说。<sup>①</sup>经地方讯明后,以案关奏交,尚需覆奏,摺尾有请旨飭下该部,嗣后逮捕人犯,需慎重将事,以免冤抑。隐含民政部办理此案有轻率之意。此摺系方同剑主笔,原稿措辞尚不如此圆到,法部尚书绍昌不欲与桂春为难,故酌量改正云。

20.3 又八月十九日武昌警报到京,时已下午,时前门外戏园正演夜戏,下令停演,并停止夜市,次日各旗员之显宦,纷纷囤米,有一宗购一千包者,向大清银行,即现时中国银行提款,秩序大乱,人心惶惶如大祸之将临。迨袁世凯组织内阁,赵秉钧继桂春为民政大臣,<sup>②</sup>一反其所为,人心始觉安定。人之云亡,邦国殄瘁,其信然欤!

20.4 武昌事起之后,清廷命荫昌帅师南下,并督饬萨镇冰统帅海军,水陆并进,震于其名曰湖北起事,其实实力所及,北不过大江,南不过横山,号令所及,不出省城一步。论者谓瑞澂之逃督,不啻革命军之先锋。迨荫昌南下,清廷仍日在惊涛骇浪之中,于是有起用袁世凯之议,而狃于戊申之罢斥,又未便实行。首先奏请者为御史史履晋请启用袁世凯、岑春煊,同时侍郎宝熙亦有此奏,均留中。于是有借重疆吏之议。为之奔走最力者,为升任湖南臬司尚任长庐运司张镇芳,初面恳直督

<sup>①</sup>今案:“大阁人下”及“相”,原文如此,或系排版之误。

<sup>②</sup>《辛壬春秋》(民国十三年刻本)辛壬大政纪第一上:“民政大臣桂春以汉人革命,内城汉人宜尽行驱逐,昌言于朝,举措乖谬,罢之。以赵秉钧为民政大臣。”

陈夔龙请其领衔奏请,(陈)夔龙辞以项城若系监京卿监司,顺理成章。伊督直在本人之前,且系枢府重臣,征召宜由特旨,若疆臣奏请起用,反失项城身份。转恳江督张人骏,(张)人骏以姻娅辞。后由孙宝琦时山东巡抚奏请,始授湖广总督,兼钦差大臣,旋授内阁下总理大臣。共和宣布后,以(史)履晋为直隶劝业道,迨改为实业司,遂另易人。一时论者,谓(袁)世凯之于(史)履晋者有始乱终弃之嫌,未免谑矣。

20.5 伊时资政院正值开院之际,因军费无着,载泽为度支大臣,借英款一千万两,交院议。时院内议员分钦选民选各半,民选者大半不同意,同一者仅于邦华数人,钦选者大半同意,不同意者仅陈懋鼎数人。又因事变之起,由盛宣怀之铁路国有,时邮传大臣,院议弹劾,几于全院一致。不同意者仅胡祖荫一人。时邮传部参议兼钦选议员。

20.6 八月十九日武昌事起,清廷初令荫昌率二四两镇,南下监督飭萨镇冰率海军。迨水陆并进,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,与钦差大臣节制水陆各军,召回荫昌,以冯国璋为第一军军统,段祺瑞为第二军军统,沿京汉铁路进发。(袁)世凯入为内阁总理大臣,以魏光寿为湖广总督,未到任前,段祺瑞护理。斯时也,(冯)国璋复汉阳,占龟山,骛骛乎有渡江之势,(冯)国璋飞电告捷,并知照北洋。时陈夔龙为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,当即电奏,如何渡江,如何防堵防溃窜,并云臣督蒙二年,地理知之较详等语。电奏后,即电知(冯)国璋请其查照,并由电话请世凯谈话,云本日接华甫捷电,敝处已条奏进剿防堵方略,(袁)世凯以华甫电尚未接到,尊处条奏已拜读,但时局小有波浪,请尊处派员至京,面谈一切。华甫者(冯)国璋之字也。(陈)夔龙愕然,即派道员胡嗣瑗、沈铭昌赴京谒世凯。(袁)世凯一见即云筱帅电奏切实可行,非躬其地者不能道出只字,佩服无既,唯渡江一节尚须从长计议。缘外交已有问题发生,(沈)铭昌唯唯。(胡)嗣瑗询以此系我国内政,外人何故干涉?(袁)世凯含糊应之,无结果而散。未几停战议和,清廷以唐绍仪代表,民军以伍廷芳为代表,凡撤兵停战诸条,(唐)绍仪一一承认。(陈)夔龙严劾(唐)绍仪,并商致(袁)世凯斥(唐)绍仪之谬妄。(袁)世凯仍请(陈)夔龙派员至京面谈,(陈)夔龙仍派(胡)嗣瑗、(沈)铭昌,(沈)铭昌辞以疾,改派王克敏,时官直隶交涉使。(袁)世凯一见二人,而曰筱帅坐镇北门之功伟矣,某尚能在京发施令者,皆筱帅之力。遂出一摺,曰:此吾请于太后,为筱帅加官衔赏黄马褂之奏折也,烦二君代为解

释,言罢深深一揖,曰有劳二君。(王)克敏唯唯,(胡)嗣瑗仍询以为难者谁?时(袁)世凯始终吞吐其词。(胡)嗣瑗再三诘之,(袁)世凯始应之曰,至万不得已时,绝不拉筱帅下水。(胡)嗣瑗应之曰,总理云加恩一摺,当多事之秋,筱帅亦不希冀恩典,唯非之爱,不能挽回,洁身而退,亦不幸之幸也。(袁)世凯首肯者再,(陈)夔龙遂乞体,以弼镇芳代,无何逊国之诏下,诏(陈夔龙)龙任天津留别议,所谓“挂冠犹及国门前”<sup>①</sup>,言外有余幸焉。

附陈夔龙《梦蕉亭杂记》卷二与“二陵谈荟”20.4及20.6两则相关的记事:

辛亥八月,武昌发难,沿江各行省纷纷独立,复特旨起用项城,冀以支撑危局。诿项城甫出,清祚即因之而告终。辛亥以后之事,余不忍言,实亦无可言之价值。<sup>②</sup>

辛亥八月,武昌发难,总督出走。余适在病中,警报传来,以鄂系旧治,深悉彼中情势。密电枢垣,谓川督岑君春煊带队入蜀,计时已在鄂中,请旨褫鄂督职,以岑(春煊)调任,责令收复省会。鄂垣兵变,仅一小部分,速电飭带兵统领督率南湖一带各军,并汉口驻扎军队,力图规复。陆军第二镇第一协全部,现驻保阳,即时下动员令,京汉快车两日一夜可达汉口,直逼武昌,以壮岑军声势。彼系乌合之众,人心未定,收复不难。而枢府不报也。但责令陆军部编一混成镇,有此军步队参以彼军马队者,有彼营辎重配以此营马匹者,混沌杂糅,故缓师期。卒之兵与兵不相习,将与将不相识,迟之又久,始报启程。迨抵汉口时,鄂中叛党,布置完备。羽翼已成,公然誓师抗顺,大局不可问矣。项城赋闲已久,乘机思动。其门生故旧遍于京津等处,不恤捐集巨款输之亲贵,图谋再起。监国以彼从前废斥,其咎非轻,不敢贸然起用。该党以监国素重视余,谓得北洋一保,必生效力。某君夤夜来谒,极为关

<sup>①</sup>出自陈夔龙《乞病获请赋此留别四首》之一:“茫茫难问梦中天,草草劳人暂息肩。赐履忝居群牧长,挂冠犹及国门前。仓皇铤走中原鹿,哀怨空闻蜀道鹃。七十二沽春水绿,(自注:卸篆日适值立春。)烟波一曲好停船。”之二:“惭愧苍生留雨霖,十年旄节主恩深。裼来大陆浮云幻,忍见虞渊白日沈!谁为两间留正气?剧怜一病负初心。河桥多少新栽柳,雪后娉娉感不禁。”之三:“多谢群公卧辙劳,早从市上识荆高。能创霸业先延隗,萧愧无规赖有曹。秦地十城求赵璧,吴淞一水试并刀。眼前无限沧桑恨,此地寻源或种桃。”之四:“艰难回首又庚辛,祖帐今多去国臣。华屋顿添知己泪,布衣犹是秀才身。百年养士宁无报,一柱擎天别有人。寄语幽燕诸父老,彩旛仍报汉宫春。”《清诗纪事》编者评价,诗中“均见遗臣之口吻,而其自明为故主保境之劳,亦情见乎词也”,“陈夔龙筱石,胜清之显宦,民国之遗老也。当辛亥革命之起,方在直隶总督任,颇为清室保境,国体变更,引疾去职,遂为上海租界之寓公,度其优游之岁月,今年八十一矣。其离任时,有乞病获请赋此留别诗”。钱仲联主编:《清诗纪事·光绪宣统朝卷》,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,第3295~3296页。

<sup>②</sup>陈夔龙:《梦蕉亭杂记》,中华书局2007年版,第91页。

说。余严词拒之。谓项城前系一品大员,此时起用与否,朝廷自有权衡;不宜由疆臣奏保,致涉植党之嫌。倘贸然上疏强令出山,不特无以尊朝廷,亦非所以厚爱项城也。其人嗒然而去,复运动连疆某督、某抚,即时电保。谓非任用项城,不能收拾危局。监国惑之,未能一意坚持。项城一出,而清社遂屋矣。当其奉命督师也,徘徊于豫楚之间,不肯直入鄂境。卒以夤缘组阁,遑回京师,大权独握,修前日之怨,力排监国去之。政由己出,东朝但司用玺而已。嗣复授意前驱各将领,联衔力请逊位。沪上僦居某督等和之,商界各巨子亦和之。英国公使某君,亦复为之声援。十二月廿五日逊位诏书颁出,二百六十八年之天下,从此断送。哀何可言。<sup>①</sup>

当项城之由鄂北上也,行使内阁职权,前方军事责成冯都护(冯)国璋督办。冯军先占据汉阳赫山,拊龟山之背,汉郡收复指日间事。项城京寓电话处学生,与津署电话学生本系素识,私电传来,余喜甚。以正式电话询之项城。诂复电云:未得鄂中确息。其志不在恢复,可为骇异。迟之又久,始悉汉阳业已克复。余急电冯都护,请其率得胜之军,直捣武昌。冯(国璋)复电谓:汉口江岸缺少船只,不能径达省城。且奉京电,已有英国公使出任调和。北军暂在汉阳驻扎,不得越雷池一步。余闻之,愤甚。急电项城,略云:所谓调和者,两方居同等地位,始各有开议资格。现今革党皆我臣民,作乱犯上,自取屠戮之威。我军已得汉阳,与武昌仅一江之隔。党人已闻风丧胆,汉江沿岸船只何止千艘,顷刻即可飞渡。武昌若复,中外人心大定;沿江下游各行省,亦得所屏蔽,不至望风而靡。即为应酬调人起见,何妨俟武昌收复后,再行开议。声势既壮,折冲尊俎,尤易为功。项城无从置喙,但云:既经英使调处,不宜径行用兵。事机一失,连江若赣、若皖、若苏、若宁、若沪,纷纷独立,遂至不可收拾。又以监国临朝,不便为所欲为。贿通贵戚,迫胁东朝,勒令摄政王退位。以余现任北洋,凡事作梗。密遣使以甘言相饵,谓余坐镇津地,于各省独立之会,独能捍卫疆土,最著勤劳,行将有官衔黄褂之锡。但大势群趋共和,一方岂能立异。与余交谊最敦,近因政见稍歧,各行其是,不能相强。所虑津沽一带,党人密布,手枪炸弹防不胜防,窃代为忧之。余谓与项城比肩事主,回忆孝钦在日,项城受恩独渥。现值国家多难之秋,正我辈竭忠授命之日。内阁

<sup>①</sup>陈夔龙:《梦蕉亭杂记》,中华书局2007年版,第115~116页。

关系全国,项城任之。北洋领袖各行省,余任之。项城谓与余政见不同,诚为知言。余始终惟知有国家,期不负三朝恩遇而已。项城虽日以暗杀为能,侦骑密布,卒亦无如余何也。迨至逊位诏成,余已病莫能兴,奏蒙赏给三月假,而国事不可问矣。<sup>①</sup>

[责任编辑:武航宇]

---

<sup>①</sup>陈夔龙:《梦蕉亭杂记》,中华书局2007年版,第119~120页。